



今年因为农历的闰月,按照北方的习惯是清明节前就不用再去坟扫墓祭祖,这简直是少了一件事而在心上像是又多了许多事。好像谁也说不清每年到了清明前后为什么总是会梦见故去的亲人。其实至亲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虽然去世多年却像是与自己未曾分开过,只不过是白天看不到他们,到了晚上他们就又出现了,而前不久的一次做梦,我梦见母亲在那里包粽子,黄米泡在一个很大的朱红色瓦盆里,粽子叶却是碧绿。虽然我爱吃肉粽子,母亲的粽子里包的却是红枣。我还笑着在梦里问母亲您怎么只包红枣粽子?说到梦,我始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另外的一双眼睛,那就是我们在睡梦里可以看到一切的那双,睡觉的时候我们本来是闭着眼睛,而虽闭着眼我们在梦里却又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一切,这是怎么办到的?连科学家们也解释不清,科学家什么都想往清楚解释,但有些事根本就无法解释,比如在梦里你既闭着眼睛,但你又什么都能看得到,各种色彩和各种物体,还

有情节,离奇和家常的各种情节,这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今年的闰月,我原以为枇杷黄熟后不久端午节便会姍然的到来了,翻翻日历,想不到现在阳历虽然已是五月过半而农历还没出三月,也就是说端午节离我们还有一个多月,原来买来想在端午节才吃的周庄大肉粽鄙人不免又马上取来两个煮了吃。借口是怕它搁坏了。周庄的大肉粽之好就在于它里边的肉有肥有瘦,煮的时间久一点里边的肥肉几乎全部都化到了粽子的糯米里,可真是好吃。今天原是翻开日历要看看什么时候过端午,想不到就忽然说起吃粽子的事来。因为喜欢吃粽子,鄙人几乎是“粽子党”,虽没有发誓把天下的所有粽子都吃遍,但总是每发现一个新牌子就乐意一试。忽然就想起广州那边的“七星联珠粽”,一枚长长的大粽子里竟然包七个咸蛋黄,这真是有点怕人。

端午节吃粽子,南北皆然,南方的粽子一般用糯米,而北方的粽子却大多用黄米,黄米有一股很特殊的清香,从颜色上看也要比糯米漂亮,金黄金

黄米粽子

文/图 王祥夫

黄的。在梦里,我梦见母亲就是用这种黄米在包粽子。在北方,黄米的价格要比小米高得多,北方的乡间或城市,办喜事向来都离不开黄米,办白事也同样离不开,用黄米面炸油糕,一般是两种馅儿,菜馅儿和豆馅儿。菜馅儿的油糕一定是要包成饺子状,豆馅儿的油糕却是圆形的。我比较爱吃菜馅糕,吃一个,挺好,就再来一个,吃完第二个还想吃,就再来。有一次一口气吃了八个菜馅的油糕,那次是在乡下种树,累了一天,饥肠辘辘。说到吃食,油糕是好东西。

北方乡下的庄户人,每年种地都会给自己特意种些黍子,黍子去了皮就是黄米,而发同一个音的“粟”去掉皮却是小米。乡下人种庄稼一般都要花插着种,种点这,再种点那,种黍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或者是家里有什么红白之事可以有口糕吃。我以为不管种什么都不不要违了农时。我现在在想,好在今年是闰月年,世界上什么农产品的产量最高呢?这好像是专家们才能弄明白的事。而我们,唯愿到了明年的端午节有黄米粽子吃。

乡恋

随笔

从谭坪塬转学到乡宁县城,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此后三年的班主任。三年间,我的变化大都在她的注视之下发生,40年过去,记忆中的目光温暖如初。

她叫郑建华,那时20多岁。长相谈不上好看,但绝不难看。人很普通,普通得甚至有些不平凡——她的左腿有一点不方便,应该是小儿麻痹的后遗症,看上去还挺严重。

转学来的第一天,爷爷把我交给小姑,自己上班走了;小姑带我到校长办公室,也回教室上课去了;校长姓陈,一个知性而温和的阿姨,看上去特别像校长,她把我带到班里,交给了郑老师;郑老师没有多说什么,把我交给一个空着的座位,回到讲台继续上课;同桌是个女孩,名叫庞金菊,默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怯怯地看了她一眼,也没说话。

庞金菊是离我最近的人,但上课有纪律管着,课后想跟她打个招呼点个头什么的也不敢——她是双胞胎,还有一个银菊也在我们班,起初一两月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那些日子,我像三年四班里一个没有人接待的客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下下的不自在。

曾经的温暖

乔傲龙

事情慢慢地发生了转机。期中考试,作文题目是“家乡的……”卷子发到手里,心下一阵惊喜,城里的孩子哪有家乡啊,他们只有家。那天,我把所有的记忆、阅历、词藻、乡愁全部动员起来,顺着春夏秋冬的时序一气铺排。《家乡的柿子》,全校仅有的一篇满分作文,我终于露了一手。

终于熬到了试卷讲解的高光时刻。郑老师捧着我的作文,一字一句地朗诵着,同学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全班鸦雀无声,但透过严肃的表情我还是读出了他们的心思:没想到啊,这个村里娃……时不时有目光朝我瞟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灯,刺得人睁不开眼睛,C位的感觉如此美好。

后来,学习成绩也冒出来了,我于是当了班长,肩负着老师的信任和重托开始各种忙碌,订书订报、开门锁门、整队报数、收发作业。老师不在的时候代行纪律监督之责。

大家似乎忘记了我是村里娃这回事。这其中固然有自己一路向上的努力,但如果没有老师一路洒下的阳光,彼此的融入和接纳,八成要迁延一些时日,而且必定不会如此完美。学生心中,老师是太阳,这是她在班里的位置,更是我所感受到的温暖。

转眼小学毕业,转眼又上完了初中,我要离开乡宁到临汾读高中,行前曾到家里看望她。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小学时看我就是个好娃。老师所能找到的每一个优点,学生都会全力将其放大,所以鼓励是最好的鞭策,我至今认可的教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当年的身教。

又七年,大学毕业,同学写信来,说郑老师不久前去世,因为难产。我为此难过了多日,那年教师节,特意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发在《太原日报》的副刊。当时字字穿心,墨点无多泪点多,30年逝者如斯,如今闻笛怀旧,竟连标题都不再记得。那篇曾被她当堂朗诵,助我走出孤独、挣脱自卑、告别疏离的“惊世之作”,更不知随风飘零到了哪个世界。至于郑老师,相信当时的同学少年大多是不会忘记的。

太阳总会落下,但成长会记下曾经的温暖。

心语

微景观

伍柳

刷到这样一个短视频:一个女孩儿把黄胶泥塞进玻璃容器中的一侧,做成一个山坡状,在山坡上装上参差的小石子,当成石阶,然后从屋外的墙角下挖来一些苔藓,将苔藓装点在山阶两侧的山坡上,最后用小喷壶喷上一层水雾,一个精致的微景观就做成了。

这样的微景观不仅可以安置在玻璃容器中,还可放置在花盆里或其他容器里,不少人尝试过,都觉得挺有趣。

简单而富有创意的人工景观,虽然微小,但不失大自然的情趣。工作之余,端详一下这个小景观,隐隐地有置身山林、沿石阶缓缓而上的感觉,会让人暂时忘却喧嚣和疲惫。

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间,或许我们已淡忘了山水田园的景色,而微景观融进了自然的意蕴,使我们重新亲近自然、感受自然,更让我们把心灵融入自然。



张朝曦 作

连载

是这么回事,但不全是这么回事。

说起梁思成,千万别以为他是个木讷、窝囊的人,只知道做学问而不解风情。这个人很聪明,也很风趣,风趣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聪明。梁启超的儿子,怎么能不聪明呢。梁家三兄弟,思成、思永、思礼,都是中国的院士,梁思成和梁思永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也就是中国第一次有院士的时候,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了。梁思成一生,都以有林徽因这样的妻子而自豪。金岳霖曾经说过一个笑话,说是:照一般人的说法,都是“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这个说法不适用于梁思成,他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太太的好”。对这个笑话,梁思成当然笑纳了。林徽因是很有文采的,凡是两个人

联合署名的文章不说了,不是林徽因写的初稿,也是经过她润色的。就是梁思成的文章,林徽因活着的时候,也大都经过她的润色。这一点,在梁思成的许多著作的前言或后记里都有说明。比如《图像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用英文写的,在《前言》中就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有人见过他俩一起工作的情形,常是梁思成写出初稿,拿给林徽因看,林不满意,在上面修改勾画,直到看不清面貌了,梁思成再拿去抄写。当然,在抄写的过程中,有梁思成认为改得不好的地方,也就恢复过来。梁思成曾说过,他几乎所



21

韩石山 著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有文章的“眼”,都是林徽因给点上去的。所谓“眼”,该是文章中最闪亮的东西吧。莫宗江是梁思成的同事,长期与梁思成和林徽因接触,莫宗江说过这样一句话:“梁先生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在与林先生争

论中写成的。林先生逝世后,梁先生的文章就平淡多了。”

有这样的妻子,当然是幸福的,满意的。

既然在探讨两人的关系,也得从世俗的层面上探讨一下,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有多深,或者说,梁思成是幸福的,满意的,林徽因是不是也是幸福的,满意的?

他们两人,除了在美国上学时,有过一次感情危机,上世纪30年代初有过一次婚姻危机外,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林徽因对与梁思成的婚姻关系有过抱怨之词。

那就再扩展开来,也即是用更世俗一些的眼光,就是使用我们这样的俗人的眼光来考察一下,看看这一对夫妻,般配还是不般配。

从门当户对的观点看,这

对夫妻是极为般配的。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学者,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林徽因的父亲是诗人,与梁启超同一届政府里,当过司法总长。从当时的声望上说,林长民逊梁启超一筹,从祖上的显赫来说,梁家又逊林家一筹。林长民的父亲是清代光绪朝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浙江一带当过知府一类的地方官。科举时代,只有二甲进士才会授翰林院编修,名分是很高的,是京官,他父亲不愿做京官才要求外放的。三甲就只能做知县了,从下面慢慢往上熬。

从学业上说,梁思成先在清华学校念书,后来赴美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林徽因毕业于同一大学美术系,获学士学位,应当说是很般配的。

随笔